

名家手记

MINGJIASHOUJI



●花山文艺出版社

邱玉祥水粉风景写生艺术





徽州古民居系列之一 46cm × 39cm 2001年

在南屏这条古老的小街上，造型考究、质地坚固的豪宅一幢连着一幢，虽然早已满目疮痍，但当初的阔绰气派仍依稀可辨。莫非这一条街当年居住的都是有钱的徽商？是与不是，都被时间尘封在了过去。面对这宏伟的住宅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以前身穿长袍马褂的老爷少爷们人来人往，车迎车送的繁华与喧嚣，如今走出走进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农民，房屋依旧却已物是人非。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，悠悠繁华早已逝去，回首往昔，只留下无限的遐想让人品味，让人感慨……

● 序

每次与人闲聊，一提起画家这个职业，人们总是欣慕不已。作为一名画家，整天出去游山赏水，尽情领略大自然的丰富与美丽，然后再用画笔把这一切神奇地再现出来，这自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，的确如此，画家的眼睛里收藏了美，画家的心理也蕴含了更多的美，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。你必须还要具备坚实的基础，巧妙的技法，艺术的表达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这样，你才能真正明白大自然的奇妙之所在，才能把“此中之真意”和自己的主观感受真切地传达出来。

这本画集包含了我从1979年到2001年二十多年间的作品，在这二十多年间，我也算游历了祖国的名川大山，见识了南北风情。每到一处，大自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我展示着它的丰富与博大，我一次次地为这些美丽而陶醉，为这些奇妙而震惊，忙不迭地拿出作画工具，画下我的感触和激动。无论是身处江南水乡的明秀，还是置身北方山区的静谧，我都以一颗敏感的心来认真感受大自然每一瞬间的变化，画下自己内心的每一次悸动。在日月的轮回中，春有春的明媚，夏有夏的热烈，秋有秋的绚丽，冬有冬的深沉。我为每一个季节的更替而惊喜，从中去发现更多的内容。大自然的丰富是一笔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财富。它的每一个景点，每一个变化，都是诗、是画，是历史的变迁，是美的展现。

在这个画集中收录的作品，真实地记载了我走访南北的足迹。我感受过湛江码头的忙碌，领略过西双版纳的风情，探访过徽州古民居的神秘，也迷恋过北方小山村的宁静。每一处景观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，我用画笔与大自然进行心与心的交流。我因自然而陶醉，自然因我而生动。

其实外出写生是一件很苦的事情。为了发现一个可以入画的景点，我们要背着画夹出去四处寻觅，有时顶着炎炎烈日，有时冒着刺骨寒风，还经常遇到阵雨的侵袭。如果天公不作美，再加上颜料买成假货，那滋味，那感受，又气又急又累，真是“怎一个‘苦’字了得”！苦终归是苦一些，但苦中又有许多的乐趣。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时，是无暇顾及外界环境是否舒适的。看着自己的画笔绘出一幅幅或清丽、或典雅、或深沉、或凝重的作品时，内心的喜悦是难以描绘的。

作为一名美术教师，我在写生的时候对色彩和技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在这本画集里，我为每一幅画都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，不仅真切地传达了主观感受，而且还提到了一些技法和创作中需要注意的事项。这都是我平时积累的一些经验，希望对朋友们能有一些帮助。

邱玉祥

2002年7月



一九九五年五月，作者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水粉画个人展，图为院长常沙娜（左）、副院长杨永善（右）参观画展后与作者合影留念。



作者及中央工艺美院青年教师蒋智南（展览策划人，右一）正在和参观画展的国际友人亲切交谈。



作者经常带学生下乡写生，图为一九九九年秋，给学生临场示范的情景。

作者正在给写生的学生进行辅导。



响午 46cm × 39cm 1996 年

正午的阳光直射下来，天白亮亮的，地也白亮亮的，一切都显得明快欢畅，生机盎然。在这一片亮光之中，几株小树以其深碧的颜色显得格外醒目。远处，绿树掩映中露出一角房屋，在强光的照射下，明亮而又含蓄，透着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羞涩。整个画面统一在一个明亮的色调之中，加之用笔的欢畅，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。

我喜欢明快的景色，也常常把画面画亮，从中享受一种酣畅淋漓之感。



秋天的田野 46cm × 39cm 1996年

深秋的早晨，暖融融的阳光洒向大地，地面上的水气向空中蒸腾，本是秋高气爽的时节，晴朗的天空却带着几分朦胧，山地朦胧，树也朦胧，惟有近处几片麦田的新绿，在这一片朦胧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醒目，以自己的清新和鲜嫩向人们展示着生机，诉说着希望。

此画构图极为大方，辽阔的田野，低矮的树木以及深远的天空，正是一幅“野旷天低树”的绝佳写照。在大自然的广阔与辽远面前，人显得如此渺小，但又非常和谐地融入这样和的景色之中。



矿山 40cm × 31cm 1987年

对于缺少经验的学生而言，绿色景物是比较难以表现的。他们往往把调色盒中几种现成的绿色直接涂上画面，很少认真的进行调和。这样看起来很生硬，不入调，甚至刺眼。

要想把绿色画得既稳重又漂亮，我的经验是：首先根据所画对象不同冷暖、不同纯度色调的需要，可用少许煤黑，或加入柠黄、橘黄等不同冷暖的黄类颜色，就能调出多种冷暖倾向不同的灰绿色。这种绿色，可作为底色用，也可进一步与色盒中的绿色或其它颜色相调和，就能产生各种理想的绿色。以此画为例，远处的两座山峰都是在这种灰绿色的基础上调出来的。它看上去很真实，完全融入在这一片苍茫的绿色之中。



山荫 46cm × 39cm 1993年

一座群雕式的山峰，耸立在画面中央，苍茫、雄浑而不失粗犷。背光投影的角度增加了绘画的难度，然而，一束明亮的晨光从山隙中光柱般照射下来，照亮了碧绿的梯田，庄稼在阳光的爱抚中伸展着绿色的生机；照活了河边的小树，在风中欢快地展示着生命的活力；也照暖了凝重的大山，在柔和的阳光下，它英武生动而不再沉闷。多么宝贵的一束阳光啊！

对于这转瞬即逝的光感，画家应敏锐地观察到，并迅速地捕捉住它，把它精彩地再现出来。正是这些精彩的瞬间，表现了大自然的真实与丰富，让人不禁叹服。



山顶上的石头 46cm × 38cm 1982年

这是一幅素材式的画面，主题是石头，是为学生示范时画的。画石头无论大小，首先应注意它的体积感。一般说来，石分三面，即受光面、顶面、背光面。画时将这三面用铺大色调的方法大体地涂出来，用笔要随意，不要用明确的笔触，含混一些最好。接下来是深入塑造。虽说石分三面，但每个面几乎都存在着大小不等的起伏和凹凸，实际也是大小不等的块面组合。所谓深入刻画，主要指的就是这些。方法是：在不破坏石头大关系的前提下，通过稍深、稍浅、稍冷、稍暖的着色方法。逐渐将每个大面中小的块面组合刻画出来，此时用笔要肯定，讲究笔触，甚至是一笔表现一个面，这样，其效果才能真实生动。



逆光 26cm × 23cm 1996 年

这是一个太阳落山前的逆光小景，景物极其简单，两层树加一个河湾，当时已是下午四点多，在深秋时节，也算是傍晚了吧，可能是空气湿度大的原因，天空呈现出一片迷蒙，太阳已不再刺眼，像一盏灯似的悬在空中，发出柔和却也不失绚丽的暖光，整个画面统一在一个优美的暖色调之中。河面上倒影斑斓，河岸上碧树林立，这一切是如此的安详恬淡，益发显得天高地阔，水清风和，宛如世外桃源。

写生应有目的性，以形取胜的要重于形，以色取胜的就着眼于色，这样，才能真切地表明自己的主观感受，并把它传神地表现出来。



白洋淀之晨 32cm × 22cm 1983 年

清晨的天空，把自己粉红的霞光投映在平静的水面上，远远看去，天水相接，浑然一色，已分不出二者的界限；岸边的泥屋摇曳着一缕炊烟。愈高愈散，消失在这一片烟波迷蒙之中；树下小船上端坐一年轻船夫，手持摇桨，等候主人一起远行……这是白洋淀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，安静平和，与世无争。

人们总习惯把水面比作镜子，这对画画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参照。一般说来，水面的颜色构成分为两种：一是天空的反射，二是水上物体的倒影。但水面颜色又和这些的真实颜色稍有不同，存在着微妙的轻重及冷暖差别，这些，只要认真地观察比较，便能真切的表达出来。



明亮的山村 46cm × 39cm 1994年

此景首先吸引我的是构图，高低错落的房屋，时高时低的道路，极具山村特色。

深暗的石头房，把它浓重的投影铺展在低低的石路上，大面积的受光墙面，在深绿色树木的掩映下，产生了强烈的光感。这种大的色彩关系，我通过用先铺出大色调的方法迅速地把它捕捉到画面中来，随后又画入了归来的农夫和两只活泼的鸡，一幅明亮的富有农家气息的山村小景最终完成了。



徽州古民居系列之二 46cm × 39cm 2001年

池塘边，高高耸立的风火墙突出了江南特有的建筑风貌。画面中，黑瓦白墙的古民居在蓝天的映衬下，显得端庄娴雅。而破败的门窗，却又展示着时间在它们身上刻下的古老与斑驳，只有房前池水依旧碧波荡漾，以自己的清澈见证着历史的复杂，河面上两只戏水的鹅，轻松闲适，自由自在，让我不禁想起了那首儿时便已熟悉的诗歌。“鹅、鹅、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

这幅画，通过光 and 影的对比，繁和简的刻画，使整个画面在古朴中透出一丝灵动，在平静中透出几许祥和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

徽州古民居系列之三 46cm × 39cm 2001年

白色的墙，黑色的瓦，在灰色调的远山和天空的衬托下，形象十分突出，显得含蓄有致而又典雅大方。村前一片水田欢快明澈，田边一抹新绿清爽鲜嫩，苍茫的远山生机盎然。整幅画黑、白、灰的颜色，透着一种古朴之气。而山、水、天的颜色都是灰色，但极有层次，协调而又不相重复。再看房屋，也不是绝对的黑白二色，其中有着微妙的冷暖和明暗变化，这就大大丰富了画面的色彩关系，使整个画面生动灵透而又栩栩如生。



徽州古民居系列之四 46cm × 39cm 2001 年

面对这幅写生作品，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。因为它是我花费时间又长，留下遗憾又多的一幅画。整个画面显得拘谨，放不开，尤其是房屋的上半部分，几乎是画死了。只有屋顶上斜冒出来的嫩枝，挂着几片稀疏的绿叶，这倒是为整幅画面添了一丝灵动之气。总之，这幅作品，画时很被动，差不多是跟着对象跑，究其原因是对景物缺少整体的认识和把握，对象结构一复杂，精力就只放在局部上而忽视了整体。

错误人人都会犯，学生老师都如此，要紧的是知道错在哪里，并在以后的创作中力图避免。



晶莹的麦田 44cm × 20cm 1981年

秋天下乡写生，多是在秋分种麦以后，此时已是深秋，麦苗已长出几寸高。秋天的空气是湿润的，每当清晨，麦苗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呈现出明亮耀眼的粉绿色，于是，整个麦田便如一块大的碧玉，散发着温润却又夺目的光芒，早晨的清爽混合着麦苗的甜香迎面扑来，我的心醉了。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切，我将亮色的天空去掉，并将周边树木的亮度减弱，使麦田四周的衬托环境统一在一个暖灰色调之中，这样，会使麦田宝石般的色彩更加鲜明、突出。

城市中的公园一角 29cm × 26cm 1979年

单纯地画城市中的高楼，往往会显得单调呆板，因此我透过公园中的景物去看中景的高楼，这样画面就有了生动的变化。画中高低错落的树木，低矮的房舍，更加衬托出大厦的高耸。而倒影斑驳的湖面和凭栏远望的游人又为整幅画面增添了几许生趣。在色彩的运用上，亮色的楼房，重色的树木在中间色调的湖水的映衬下，使彼此的图像更加鲜明。而这一切，又都统一在晨光的温暖色调之中，从而使整幅画面显得明朗祥和。而又生气勃勃，很好地展现了喧嚣的城市中这安静的一隅。





农家小院 46cm × 39cm 1987年

河北山区的农家小院，房前屋后种满了树木。这是中秋时节，树叶早已失去了春天的鲜嫩和夏日的浓艳，而变成了沧桑的灰绿色。从画中可以看出，由于远近空间的不同，这绿的程度也不同，越远也就越灰、越冷、越淡，几乎没有了绿味，我时常用稍许煤黑，根据色调需要加入各类不同的黄色，使之变成冷暖不同的灰绿色，这用来画秋天沧桑的树叶最合适，还可以用这种灰绿色与色盒中的中绿、浅绿和其它颜色调和成冷暖不同、纯度不同、亮度也不同的灰绿色，用来塑造树的空间层次。

柿子丰收 54cm × 32cm 1994年

在保定西南唐县的大山里,有个叫花盆的小山村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这里已是远近画家、摄影家们最爱光顾的地方。这里民风古朴,景色宜人,秋天漫山遍野的柿子树、枣树,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红的黄的亮光,真是一派“秋来山色红紫乱”的情景,煞是好看。这里的村舍也很有特点,古老的石头房屋造型各异,高低错落地排列在小山坡上,其间布满上上下下,弯弯曲曲的小路,就像迷宫一样。

我曾经多次来过这里,此作品是在房东门前的公路旁画的,刚好是个阴天,五颜六色的山坡如同画幕一般从上向下铺陈着,刚采摘下来的橘黄的柿子成堆地堆在公路两旁,放眼望去,遍地都是橘黄,这壮观的丰收景象洋溢着人们的喜悦,展示着大自然的赐予,这遍地橘黄迷蒙了我的双眼,恍惚之间,我仿佛又闻到了浓浓的柿香。



山村秋色 49cm × 39cm 1997年

我喜欢吴冠中先生的画,尤其是他的油画小品,运用了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,形式美感极强,百看不厌。可惜不曾见过他老人家,只能在展览会上、画册上以及他的散文书上观摩学习。此图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幅写生作业,它让我舍弃了许多琐碎的细节,更注重形象的整体性及块面感觉。画中山的轮廓浅淡朦胧,房屋的颜色较为厚重。而树上的几点碎红和院中的一堆橘黄,又为整个画面点上了几笔亮色,煞是醒目。此画突出了形象的真实,但在艺术的主观处理上稍有不足。





版纳风情之二 35cm × 30cm 1986 年

夜幕降临，大地、树木、竹楼渐渐暗了下来，惟有落日的余晖尚未退去，一片晚霞染红了天空，也映红了水面，为一切景物都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。辛劳了一天的傣族妇女，也未忘记担水回家烧饭或洗浴，远处的竹楼也暗了下来，有几个窗口已透出明亮的灯光，一缕缕炊烟在竹楼顶上缓缓升起……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面对此情此景，心头升起一缕乡情，一丝感动。这是一幅典型的南国风情图。当时优美的黄昏色调着实让自己陶醉了一个晚上，但过后心里却又凭空生出几许落寞和失意。这大概是画画的人常有的心态吧，大喜大悲，悲喜无常。



版纳风情之三 35cm × 30cm 1986 年

古老的傣家村寨，破旧而拥挤的竹楼，横七竖八的围栏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凝重。整个画面统一在冷灰色调之中，而傣家少女晾晒的衣裙，以其鲜丽的色彩成为画面的中心亮点，向人们展示着青春的活泼明丽。少女的青春靓丽在这破旧的竹楼中显得更加夺目，让人陡然间想到了生命，想到了热烈，想到了追求，想到了“春色满园关不住”的感慨……

版纳风情之四 35cm × 30cm 1986年

夏季的南国，炎热充盈着每一个角落。白亮亮的天空，明晃晃的水面，都在向人们展示着太阳的光和热。而远处竹林中碧竹林立。与炎热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对比，给人一种“竿竿青欲滴，个个绿生凉”的清爽。而在其掩映下的竹楼，享受着这难得的呵护，显得安静而又惬意，以一种雍容典雅的姿态悠闲地看着那些服饰鲜艳忙忙碌碌的人们。这种炎热而又忙碌的南国风情让我新奇、兴奋不已，在阳光的暴晒下一画就是近三个小时。画完后，轻松了许多，带着一身的汗水，走进浓荫掩映下的溪水旁，一边洗刷作画工具，一边享受着南国夏日难得的荫凉，这种感觉好爽！



版纳风情之五 35cm × 30cm 1986年

记得当时我走了许多路都找不到中意的场景来画，后来走到这所学校前，便坐下开始细细地品味起它来。这是一所西双版纳的普通的农村小学，没有围墙，教室用竹子搭建，屋顶是厚厚的稻草，阳光下显得很亮，地面也是亮亮的，丛丛翠竹投下了浓浓的阴影，这一切在我看来是那么新鲜别致，我品着品着，画兴就上来了……

一见钟情的场景固然好，可难得天天见到，更多的还是平常景色，于平常中品出不平常来，这应该是我们尽力而为的事情。

